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紕漏

謝鳳子超宗，宋帝賞其文調謝莊曰：超宗殊有鳳毛，靈運復出矣。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，出候超宗曰：聞君有異物，可得見乎？超宗曰：懸磬之室，安有異物？道隆曰：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。超宗聞諱，徒跣還內。道隆調檢覓鳳毛，達暮停待不去。

梁何敬容作宰相，淺於學術。嘗有客姓吉，敬容問：卿與丙吉遠近。客答曰：如明公之與蕭何。

侯景篡，梁王偉請立七廟。景曰：何謂七廟？偉曰：天子祭七世祖考，故置七廟。並請諱。景曰：前世吾不復憶，惟阿爺名標，且在朔州。伊那得來啖是？眾聞咸笑之。

北齊王皓從文宣北征，乘赤馬，且蒙霜氣，遂不復識。自言失馬。虞侯為求覓不得，須臾日出，馬體霜盡，繫在幕前，方云：我馬尚在。

北齊源師攝祠部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。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，謂為真龍出見，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，師曰：此是龍星，非真龍也。阿那肱忿然作色曰：漢兒多事，強知星宿。

隋劉臻為儀同，有劉訥者亦為儀同。俱為太子學士，情好甚密。臻住城南，訥住城東，臻嘗欲訪訥，謂從者曰：汝知劉儀同家乎？從者不知欲訪訥也，謂欲歸本家，既扣門。臻猶未悟，謂是訥家，據鞍大呼曰：劉儀同可出矣。其子迎門，臻驚曰：汝亦來耶？其子答曰：此是大人家。於是顧眄久之方悟，怒叱從者曰：吾欲造劉訥爾。

隋蘇威為僕射，立條章，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。或答者，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，不相應領。類如此。

隋王劭愛自志學，至乎暮齒，篤好經史，遺落世事。用心既專，性頗恍惚。每至對食，閉目凝思，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啖。劭弗之覺，惟肉少數罰廚人，廚人以情白劭，劭依前閉目，伺而獲之。

唐王君廓為幽州都督，李元道為長史。君廓屢為非法，元道數裁正之。後君廓入朝房玄齡，即元道之從甥也，元道附書，君廓私發之，不識草字，疑其謀已，懼而奔叛。

舊史唐紹傳云，先天二年冬，今上講武於驪山，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。此元宗事也。修史者劉煦，後唐人也。乃謂之今上，蓋只用舊史，失於刪潤爾。

李林甫典選，選人嚴迴判語用杖杜二字，林甫不識杖字，謂吏部侍郎韋陟曰：此云杖杜，何也？陟俯首不敢言。

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，炅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弔，客次有禮記，炅讀之曰：蒸嘗伏獵。挺之戲問，炅對如初。

太常少卿姜度生子，李林甫手書慶之曰：聞有弄璋之慶。客視之掩口。

崔敬嗣為房州刺史，供給中宗，深德之。及登位，有益州長史崔敬嗣，每進擬官，皆御筆超轉者數四。後引與語，乃同姓名人也。為房州刺史者死矣。

第五琦為相，貶忠州長史，既在道，有人告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，遣御史劉期先追按之。琦對曰：二百兩金十三斤重，忝為宰相，不可自恃。若其付受有憑，伏請准法科罪。期光以為此是琦伏罪也，遽奏之請除名，配流夷州。馳驛發遣，仍差綱領送至彼。

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，進武威郡王，每上疏，連稱二封，頗為時人所哂。

來子珣為御史時，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，子珣彈之曰：臣聞束帶立於朝。舉朝大噱。

李績征高麗，令元萬頃作檄，其語有：不知守鴨淥之險。莫離支報云：謹聞命矣。遂移兵固守鴨淥。官軍不得入。萬頃坐是流於嶺外。

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，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，緘不知故事，書之於布，遣人曳之。

石晉康福鎮天水日，嘗有疾。幕客謁問，福擁錦衾而坐。客有退謂同列曰：錦衾爛兮。福聞之，遽召言者，怒視曰：吾雖生於塞下，乃唐人也，何得以為爛奚？因叱出之。

石晉盧質為翰林學士承旨，賜論思注佐功臣，會覆試進士，質以後從諫則聖為題，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。舊例賦韻四平四側，質乃五平三側，大為識者所譏。

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，唐明宗平中山王都，琪賀表云：收契丹之凶黨，破真定之逆城。馮道讓琪曰：昨來收復定州，非真定也。詔曰：契丹既無凶黨，真定不是逆城。李琪罰俸一月。

唐明宗時，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入館以廣生徒。按六典監有六學，國子太學四門，律學，書算學是也，而溥雲入館，謬矣。石晉馮玉為宰相，嘗以姑息字問於人，人以辜負字教玉，玉乃然之。